蠙衣生粤草卷之三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序

封太史習易庵先生八十序

萬曆中重人柄國無令擅爲恣所私以凌宇内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囚也憂憂乎闢也士大夫内憤卷舌禁聲莫敢一語吾吉三四君子竊憂之始同年傅御史思善首發其毒劉御史國基繼彈其私欲節收其權星變後鄒進士爾瞻諤諤諍諍之習學士

時甫引館閣諸臣又諍之大言金玉細言芝术俱格不內而重人眎吾吉益夜投之璧而貿首之讎也無幾何三君被重罪去學士斥甌閩甌閩讒者忖忌者意設飛語中之學士坐歸里子章時由金陵入粵過螺川謁封太史易庵先生稍引譬慰藉先生咲曰世好膻惡焦若行不膻世嗜甘逆苦若言獨苦寧得無困且又惡知夫齕草飲水者之不便於義臺而芻菽太廟者之不短於牧埘乎此寄去耳毋嗟不樂也子章聞而識之無幾何聖人敗國是梢走劉氏之寃雪傳鄒二吾召還臺省學士起鷺洲趨直鸞坡子章時由粵入　覲過螺川復謁易庵先生再拜賀甚休先生復咲曰袒裼狐貉一衣也茂菽稻粱一食也蓬室璇房一室也草輅文軒一乘也是所為春夏秋冬而不可常者而　皇路清矣大道夷矣脩正信矣非予一人分賀也子章復聞而識之今年秋子章由粵入蜀學士以司成請告不獲遲迴邑里別予螺江上且曰所為繾綣不即去者以老父春秋高明春屆八十欲從覽揆之辰執兕觥為壽子何以教我壽了嘗讀荀子矣其言曰欲觀千載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千萬侍易庵先生久豈第一二可須先生少精易

五舉不售而攻苦茹澹就藪處澤不自悒悒於窮及其授易學士學士魁豫章成進士侍　主上顧問宣室先生即以子貴而逍遙圃圃佚宕市林縱志於有無之上而不自以為通學士忤當路反褐衣不傳時為薄而先生逌然於寄去無一日之戚動乎其容已而謾疏忠伸佞放直舉先生亦聯為春秋不常之遭而毋嘵嘵於往事以自詫其芬華此子章所耳而目之者先生誠有道人哉貴賤窮達得喪非譽塵垢粃糠也執之則事不執之則道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先生得全其天天乃道道乃久也其為筭莫之計矣且也學士侍講幄為　主上不貳心臣本本原原不極於虎賁秬鬯之錫不止而貞夷粹溫皭然為世程守身養志永貽休問與天壤不弊則其忠也所以為孝也雖然吾吉四君子猶之忠也乃三君子高堂懿親有幸不幸易庵先生衆劉淑人胥壽齊德鮑齒偕老令學士得一意啟沃怡神黼黻異日相　主上以財紫宙庇蒼黎俾宇內士民推所自而祝延之則天之所以福習氏者蓋鄭厚也

少參韓懷愚年丈壽序

萬曆癸未子章繇潮陽守覲　主上陛辭還東越歷

金焦絶錢唐則聞今少參韓公繇諫議大夫分守嶺
東是時公方持節出封　大藩晝繡吳興子章畏簡
書無能迂涂還謁直趨金華造趙太史先生趙先生
故子章與公共嚴事為師者先生曰子過吳興見韓
諫議乎子章曰未也先生曰諫議有嶺東之命吾道
幸甚地方幸甚吾子幸厚哉子守潮三月而　覲未
諳潮理予承匱東越三年於潮詳矣桃山面海昔稱
憨國今其民萌距城而舍耕櫟廢著皆昔斬木揭竿
未盡騷除者詰盜而孚豚魚難俗樊侈不幸以富聞
前守逡逡墨敗上疑易緇又共郡極嶺東際南龍川

蟠鳳城距會省若絶域春秋行人車盂所不道守盖
聞上不必然守不善聞上不必不然祛疑而獲上難
故其機在藩臬二大夫而藩大夫鎮於惠只尺番禺
當路所不能耳而目於潮者託之鏡焉子姑務為詰
盜孚豚魚之政有諫議在即疑子者子行且獲之諫
議智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秉理不辟據當不
傾令子佐其下風如羮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
予昔坐浮丘窺南海教化未東漸今以副二君吾道
東矣奚必自也行之而後為臧子章唯唯辭趙先生
度庾嶺還潮不浹月公實節鉞臨之子章從文武吏

受約束後公復致趙先生語且曰吾與君共俛俛加志毋忘先生訓也顧是時程鄉諸鍾賊內訌頃之觀察鄭公討賊銷甌四竟大敉定事聞於　朝大司馬頗疑賊白晝攫金恐繁有徒城破帑燬金難猝獲公觧之曰賊惟白晝入也故徒不繁徒不繁故金不越屑而猝完頃之兇黨陰喝良家子弟曰縣官怒程人不若旦且株送夜三五怖公下令曰渠魁已盡殲吾子勿問程人始安枕頃之直指公行縣則意之曰嶺東令踈地腴彼能皆辞利刻廉懸魚置水乎俗嚚民好俠彼能皆回心易慮賣劍投戈乎公從容為說觧之曰是故也今則不爾故長吏不即一斥而間闊不大捍於文罔頃之賦冊未竣歲金未輸過期者久之會省疑潮辟吏老胥得寅緣為姦搖軟齒良擅易民數匿課入私家公趣之畢策內賦而觧之曰是其人鈍鄙勿嫺數一二其淦遥舟車未易即至故賦入而吏得逭一歲之罰冊成而民得享十年之利公為政惠朝甫朞月道德造物政教適民不暇枚舉茲舉其鉅者皆券合於趙先生云云程江之亂守者詰盜孚豚魚之謂何乃公所為維持調護令子章方寸之冊得信當路載鬼之車終歸說弧国懿而若治地富而

若貧郡遠而若近疑盡祛而上終獲嗟乎公豈私一子章哉上不疑則獲上疑則不獲上不獲則守者不能一日据其位守者不能一日据其位則公之道德政教將雍淤而弗舉今三年於潮稍舉公之道德政教弗甚雍淤者子章也所以舉而弗至雍淤者公也則趙先生所云吾道幸地方幸非獨子章幸也公以是月廿四日為覽揆之辰潮郡倅及十邑長晉而告子章曰當以詞祝子章乃術趙先生當日金華之語以及公今日嶺東之政於是諸僚吏邑吏闔郡萬姓樵然進曰夫使某輩之么麽不即於擯卻者韓公也

韓公百歲夫使十邑民萌之鈍魯不終於盜冠不罹於鋒鏑不阱於文法者韓公也韓公百歲子章闔諸吏民而進之曰是足壽韓公矣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為辭語以暢其理陳之四方垂之後世令人觀焉子章不佞請括吏民語而以潮之江山草木昔受名韓昌黎子者著為公頌三章章六句頌曰韓之山維石巖巖豈弟君子畏是民嶽君子萬年伊耆杖函韓之江維水淙淙豈弟君子循是海邦君子萬年申甫嶽降韓之木維橡謖謖豈弟君子民顧民復君子萬年永綏百祿

周松岐先生衆劉恭人齊封並壽序

語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故　国家官人推恩追父若母載在令丙一考績輙疏輙予以為固然即其子以廉初而墨卒塵始而婧末者父母貴如故在今日則庚賚重之矣兩京官持牘上奏留斥在銓部不得槩叙即叙矣稍不當收其命欲之待四方藩臬守令益厲三載内非騰荐剡者勿予既予而墮問欲如制蓋恩綸之典其難得而易失如此得之難人兢其官失之易人愛其父是　國家張弛姦良奬勸忠孝之大機也子章則以令畿外官至二千石其父母之封

眎昔郫難何也近制久任積官刺史頗稱貴倨自釋褐計日大氐越十載外其父母率目昃不得矯矯康武在盛齡艾服此其難於父母者天也刺史綰轂一方跡羲黻務瑣左朱右墨蘇弊屑屑非有敏手莫之擣繇賦剤量帑府會稽苞苴伺側蒼黄殊染非有勁心儔不變滑此其難於子者人也故二千石之封眎他秩郫難也予同年友周明卿甫三十以計部郎出守韶州是時封大夫松岐翁衆劉恭人方艾年韶州且行翁曰昔韓綜為西京忠憲公詎其亡疑獄問兒三尺在手慎亭疑法平反者恭人曰陳堯咨出守荆

南毋怒其一夫之勇兒事到重發勿以一夫威裂也翁又曰兒昔佐大司農受計綜覈早作夕惕為江州刻心秉義養二老人毋淳熬擣漬予甚驩吾兒惡用易部而郡易江而韶乎恭人曰予聞曹溪之水世以為佛佛一人不能佛人人英州之召世以為奇奇在几席怨入民髓願吾兒毋水其水毋石其石韶州拜教而東入竟肅給惟謹褫身子氓省刑茂穡救乏振滯舉善穀士甫三年野無與草民鱻縣邦國有班事文毋勝言俗不佞佛涂絶輦石治行為粤東第一兩臺交疏于上上嘉其能下璽書褒之誥封翁官如韶州毋晉恭人是年冬翁年方耆指使恭人少翁幾歲而誕與翁同月韶州地在嶺外不得絶漢水為壽意且嘿嘿會章出守潮陽便過豫章其屬其謁易議為祝韶州予兄弟中道義心知予所翁恭人丈人行也祝延曼壽豈後曲江諸君惟翁得之天者凝厚而朱幡冊轂之子馴遠膝下於康武之日而成其子為孝惟韶州脩之人者淳懿而操敏手植勁心於紛負嘗省之地而詒其父純嘏此之謂天人全昌子父交相成也翁難老步健貌童韶州名位方隆隆武庫常開文星鎮見事與時紫名與功偕　國家誠於

絲綸眷重之乎而惡能為周氏靳也子章家大人以今夏杖于鄉年放悉周翁而揣麾鉛鈍方綰潮綬三年之內能閉耻門飭廉隅不蒼黃如韶州乎能不懷安不疚大事批亢擣虛如韶州乎則二千石之封予小子寔斤斤乎其難之焉

世父龍洲翁七十序

子章讀隋地理志曰廬陵之民多壽考嘗求之莫得其說齡之脩短懸於彼蒼陰陽之和不私一物天於廬陵獨厚之乎以謂山川風氣繇然原壄遼濶無崇山峻嶺之險為之鬲絕煩囂士論法先王無熊經鳥伸之徒教之導引鄱縣之菊武陵之桃羅浮之瑶石武夷之幔亭皆吾郡未設也至大聖至理之世二百餘年定三革隱五刃民不被兵車其敦龐淳固之氣使人不愁其腸慮而綿其三生則象章在在皆爾寧獨廬陵也然而廬陵民之壽獨异於他郡何也毋論上世論予郭予高王父唯齋翁八十有四曾王父西坡翁幾七十曾王母蕭孺人八十有六王父雲塘翁七十有八王母曾孺人七十有二叔王父梅源翁八十家大人甫逾六十而世父龍洲翁以今年四月届七十弟兄龐眉共隱雲亭是時再從父逾八十者三

人三碩之椒雙龍之濵南臺西泉之會墨石梧岡之
遊歲遘佳辰五六叟共徜徉其間不手節不肩輿即
河渚商皓洛陽香山何以多孫焉子章從潮入　覲
覲而歸省執兕觥進靈壽杖為世父壽則深有味乎
上志之語矣吾吉生齒繁息賦入单子其俗不得不
儉其於聲色滋味不得不恬淡苑囿不闢臺謝不崇
味不衆珎衣不燀熱故其民多淳樸而寡嗜好俗尚
孝弟羞以刀錐之利傷手足之和故其民多愛父兄
而敦禮教天之道猶酌也於此不足於彼將有餘儉
於慾則豐於年恬淡於聲色滋味則王於神和於父

子兄弟則精動於天地蓋俗之所厚而天故厚之也
世父事先王父母獨摯先王父母病閼鬱其中大輓
世父始發憤讀越人倉公等書卒延二老人壽其友
與家大人生平無一語之猶一物之藏辛酉之難兄
弟幾於爭死其天性然也自奉甚約今猶寢處里巷
蓬蓽湫隘翁獨怡如子章在閩吳以布褐遺則喜以
縑幣遺則艴然曰去非吾長者素也先是恩詔老人
有行義者予冠帶世父一服後不更着曰衣褐吾適
也嘗語子章曰吾鄉俗樸吾家上世孝友女母雕其
素以之奢母自養重以鬲骨肉蓋率古惇厚甘苦茹

淡為家族亦志世母劉孺人今年壽六十有七結髮四十餘年舉案相敬如賓子孫羅膝下而冢孫簠已舉曾孫二歲華封人之祝翁寔得二翁富於義不貧於德又豈徒區區長視宇宙已哉追惟曾王父母六十時搆堂齊壽中罹兵燹王父母七十時命子章曰異日肯搆當作世壽今世父世母又繼之廬陵信多壽考乃予家又世世壽也雖然則天之所以厚勤儉忠孝以為世勸也

督府吳小江先生壽序　代

語曰王者必世而後仁世者三十年之謂也仁者人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各得其所之謂也仁必於世何也朝而生夕而長可以榮庭砌之苔葩而不可以蕃磊砢之松栢修幹乘蔭喬柯飛頴則非經千霜蒙百雪不至若是故王者之仁必世而浹也而此三十年之內一手足一耳目為之乎合百執事為之乎而百執事之內人人為之乎猶之松栢託根天地非和風甘雨之濕澍皓日皎月之煦蘇輕烟慶雲之浮蓋亦不至若是故王者之仁又必託之仁賢而浹也不佞自嘉靖丙辰溷跡南宮至於今三十年矣中更三聖和洽入埏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河不漏溢海不

溶波匈奴稽顙九真貢琛不可謂不仁矣而不佞當
年同籍稱兄弟者今按而數之兩都列卿董董十餘
人今兩越督府御史大夫吳公其一焉則所謂三十
年之内與人主共易海内而仁天下者也方公始事
肅皇帝職在郎署晨入事事退而嚴志沈心玄洞
千古隱括六合覽物之博通物之壅礙諸自砥養其
靈明稍隙出與賢士大夫講辨問學蘇援世事察得
究失之是廢非以故在曹即落智去故而雲蒸風響
隱然有公輔望當其時海内頌公之仁以身不以口
耳及　穆皇帝時公名日高業日峻其鉅者在柄文

三楚遵說詩書摧鋤軋茁荆郢之士丕然一變若人
握卞玉而家紉沅蘭晉岳伯豫章會歲比士公入而
擇櫨陳分駑驥蔚然稱得士文梓綠耳並登天府當
是時海内頌公之仁以文不以刑名法律已事今
上公由崇伐晉少司寇矣以不能於故相出撫越西
故相方奪情一時臣工噤口言省侍公獨念太夫人
乞身娛養忌者益斷其形已短而識者獨高其崇孝
而養恬載起越西晉御史大夫總制百越公禁文武
吏毋漁公家充私槖而自以身為赤志不嚶喋於苛
事山菁海澨無不屠其爪牙藏其螫毒以遊于純閟

而閒有犬豕入淵席澳如入寨之橫猛東山府江之叛卒拱揖指麾而伏竄漫滅當其時海宇崇公之德者謂公以孝仁天下而細卿相崇公之伐者謂公以武仁天下而厭姑息不佞於同籍中事公最久公亦時引而譚道語化於崧臺石室之上公衷實而若虛學殖而若貧祖孔宗孟而道于中庸歸精神於宅而不游二氏之樊嚴事太君而晌晌乎其孺也身都上公而莊莊乎其士也蓋公之自仁者如此其摯彼其三十年佐人主仁天下醞釀根苑寔佻於茲即今列卿中所稱十餘兄弟齒則鴈行爵即鵷序而崇德案

勛無不推高公不直不佞之瞠乎後耳雖然不佞敢畢其愚天下未仁主臣愁思焦慮求之而不能以一日仁故曰必世既仁矣主臣日乾夕惕若將抗之而不可以一日不仁故又曰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辟之人身神氣王營衛貫而後稱強固比松喬一日不周流醫書曰不仁矣夫天下亦然天下不可一日不仁則不可一日無仁天下之人而仁天下之人亦未嘗一日忘天下之仁古大臣為社稷謀危厝安繫若苞桑鞏若磐石靡所不至而其言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君子創悉為可繼也曰必

如此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戎且生心又曰今百年後父老思我老成謀國長慮廣思類如此公以三十年之勲仁天下以百年之身永天下之仁垂稱葉語傳後不休則在今日固咸池扶桑之明而尚羊號通之維也天之壽公國家之酬公不佞以仁占之矣公嘗對不佞謂太夫人春秋高而時以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廑於其念不佞又得以氣占之壯土之氣御於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生赤瀕赤瀕生赤金其數皆然以合于赤海赤海者即今閩越之南海也其數七故七百歲而一生公邑里宦遊適當其處而七月八日維公誕辰其不佞請一酌赤海之水上毋太夫人稱千歲再酌上公兄又稱千歲於是嶺以東惠潮三郡守黄生某郭生某等是不佞語合二郡士民三酌而上又群然稱千歲

易州節判南巖族祖八十序

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敬宗尊祖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先長長長長而合族序以昭繆別以禮義人道竭矣禮之叙長長詳矣年至八十入朝則杖拜君一坐月告存令一子不從政其爵德與年稱者天子遣使者安車迎之親祖割牲所以尊禮之者如此又況

其族之子姓乎予族散處五雲西昌祖中丞樞密中丞祖墓在馬跡岡樞密祖墓在符竹諸郭乘載俱徙自符竹則符竹吾郭之根苑源泉也符竹之長者曰南巖翁予大父行起家國子節判保定易州易故燕地周武王築候臺占天之所燕昭王築黃金師事郭隗樂毅輩之處一劇郡也　明興都順天易為三輔重地園陵只尺賓客冠至紫荊西水密隣匈奴翁佐易三載催科無擾賓傳如歸虜騎不南牧邊鄙不聳人謂當展驥足處治中別駕翁一日上書內祿兩臺臣下檄留之易士畔雍道留之不可竟辭事去歸而曳杖黃崖放棹梅陂青林翠竹相顧忘形晨風夕月邀與縱譚一切勢利都不以入其舍而每歲丞嘗僮僮祁祁陶陶遂遂春秋高不以子弟攝如懼如語如將弗見然子章官水衡計吾族食指萬人至莫辨貌名而譜不一策祠不同堂墓不合祭大懇無以和族而先先烈曾為書上翁翁曰固也在國言國在家言家茲禮鉅費鉅俟子異日家言之及予以潮守入覲還家遷西蜀展祖墓一過翁所翁讌之樞密祖墓側諸父老昆弟子姓具在會翁壽介八袠諸父老謂子章曰子以祀事來易州壽適與子期祝鯁祝饐庸

得無言子章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惟青陽與倉林同於帝故皆為姬姓餘子皆別姓見同德之難也德同則姓同德不同即黃帝不能同其子而矧其後之人吾郭肇始於姬自二虢至汾陽世邁種德中丞樞密南遷而德益姚迄於今益蕤蕭而菑畬之嗚呼德同矣同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易州翁官無秕政鄉有令聞亦青陽倉林類乎以是卜之八十未艾也烈祖之詩曰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綏我眉壽黃耇無疆而終之曰顧予烝嘗湯孫之將予祖而果

顧也今日之黃耇唯易州其眉壽亦唯易州諸父老昆弟子姓雜然進曰子言易州翁壽勗之德系之烈祖是尊祖敬宗收族之義也親親長長人道也非易州也敢專承之凡我同姓自汾陽派以下嘉吾子之賜

廷尉王茶泉先生七十序

古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於民故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於苗當其時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韠以全民命而海寓民萌亦嬉嬉于于登於壽域至華封人祝堯於天曰使聖

人富壽多生男子太和周浹淳德旁魄上下交相壽如此運距澆季三辟繁興嚴苦秋荼密逾凝脂申韓張杜之徒已無足論荀卿郭璞世號賢者肉刑濟治之說始於卿書李斯持其書已促秦尋以自促景純之言曰刑以禁刑殺以止殺生存法重犯由法輕而竟無以自全其軀繇是以談以法毒人者自毒也以法完人者自完也古今大較可睹鏡已予邑王廷尉茶泉先生幼秉狗齊駿聲清劭弱冠以易舉江右第一人與今曾中丞魯源先生先師胡憲長廬山先生並驂齊馳邑稱三杰起家國子擢大理廷評　肅皇

帝勑廷臣慮天下囚先生以寺副往恤雲貴二路先生曰　國家法司既殊奉法亦异法欲必行故主者守文今司寇之屬是也情有得不故理者釋滯今大理之屬是也氣有寃塞故恤者解網今五年一遣使慮刑是也而今理者恤者守主者文是春行秋令當兩露而雪霜也流矢影風頗有憂色刻木畫地期於不對物情若是吾知所以生滇貴人矣故一入竟寬文繫之罪緩深故之刑開棄過之目振平反之條昆明貴筑黃雲四出而虎穴徙扉多所明舉每活一獄上　上無不可其奏事竣遷寺正會　今上正位青

宮覃恩錫之　制曰遣錄南服衆望攸推使命遠將
聲聞近徹古稱惟良庶幾無媿嗟乎此可以觀先生
矣時方清夷先生齡壯武耐劇樊四遠引領環望需
大拜乃決策林巖挂冠歸白鶴與曾胡諸先生講學
萃和集王氏子姓纂譜牒脩祠房議圭田祀二尊人
割產膳諸姪攻古文詞類宋曾蘇而一軌於六經間
以其隙蒔蔬龍洲投竿魚埧漱漱懊懊澹如也先生
以明年春正月介七十子章繇粵入蜀王之諸生某
某等介從叔乾兌來徵予言為壽予侍先生久且交
驩長君宸有年知先生寂稔而平生懿行寂年者莫

如慮因嘗取恤刑疏草讀之而知先生真廷尉也揚
子曰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今滇
貴谿洞間寔彼苗裔與中土風壤縣鬲　肅皇帝不
以屬他臣獨屬先生誠眷之矣先生平亭疑法除苛
解嬈毋以鬼方哀牢是剥是剖上以成　肅皇帝有
辭於苗之仁而身不入於蘭陵景純之刻又惡知夫
滇人貴人之坐雞竿下者不如華封人之祝堯而更
以其餘祝先生乎先生止長君一人常慮孫枝未蕃
曾具辭禱於神曰一索得震再索得坎三索得艮願
成易畫之三巳難其對翼夕夢龐眉者進曰六十杖

鄉七十杖國八十杖朝數增海籌之百嗟嗟麗眉胡
為乎夢我先生百齡天開之矣天而有意於仁人長
者乎則吾輩所祝願先生與先生自禱祠以求者並
挈而共酬之如華封人云云可也

外太母蕭安人九十序

當嘉靖乙丑子章為諸生內子王母楊安人年七十
子章前上兕觥為壽安人咲曰予年尚賒會見君脫
跡潢汙致身青雲上聞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任天下
此君今日事也子章敬諾已隆慶乙亥安人年八十
子章繇閩李官入為南虞部郎便過家為安人壽是
時內子以安人春秋高不欲與予俱南安人咲曰兒
第去予年尚賒南曹郎不五六載出綰郡符予雖老
猶當及見之聞南曹郎晨入視公家事出而翩騎結
社六朝舊梵三山名勝細論李杜高譚孔孟兒為郎
持家門戶謹鑰下楗毋令奴輩恣所之走衢巷也辛
巳冬予出潮復過家為安人壽安人八十有六內子
堅不欲之越留事安人安人促之曰兒第去予年尚
賒太守秩滿即遷倘晝繡里中予猶得以鮐背黃耇
之老婦遊而膳飲南海之珎羞顧不侈與太守事夥
政嚴幸善佐刀七議酒食而身衣布裙以養夫君廉

柰何以老婦故濡滯鄉園也乙酉六月安人年果滿九十而子章以二月初旬投滿牘於司大夫司大夫署其考上上令子章仍守官海上馳吏奏　闕下便遣妻兒先還家如期上安人壽余讀養老禮於九十者隆摯矣飲食不違寢天子養之則日有秩令蠲其家復甲卒豈非謂難老上壽時所希覯者與其在志也廬陵多壽考予從枌巷里戚中垂垂見安人而安人自必之二十年之前雖被黃髮不少見鷄胡凍黎之狀暖不以人行不扶鳩語不旄荒其坐而訓子孫指揮家政無以异盛年時則嘗意之天為之乎安人自為之乎安人和柔婉淑婦道甚執而遇事有丈夫槩子章少賤先恭人見背安人遊里中兒奪群議以孫女女子章幣不過五兩約不論財資一見便以希文相期待其訓內子閨閫中甚具即謹戶鑰衣布裙二語非里婦口吻安人父丞南寧同母弟臨邛太守宦四方日久安人常戒其子弗輕之宦邸及子章與其姪易州太守龍華君同舉於鄉山東觀察章華君聯袂南宮安人喜曰二子吾楊白眉而孫女夫與之遊其業日就光大可蹻足須也安人生名閥不移樊華妻於右族謹祗榛栗在楊為女士在蕭為少君身

齊上壽而康強又若魯之壽妻令母豈非自為之乎自為之而天聽之百年未有涯也余舅久謝青衿日侍北堂庶幾家不從政之義而又特翔新室以怡顏承驩子章不佞謹扁其室曰珎從母曰安人婦人耳籍令丈夫則在今日　天子必將有問焉閒而就其室大官之八珎五齊至矣

外王母劉太孺人七十序

萬曆癸未春子章繇粵入　覲承明待計銓部　上不以其無狀賜勑令還守潮家大人遣人逆之姑蘇且詔曰孺子知女劉外王母挂帨之辰乎木雞火齊朱提文幕非其好也聞孺子日操觚作古人語輒沾沾喜夏四月三日齒七十隮則抒一言以祝子章唯唯劉氏自子政作列女傳分別六材若賢明仁智等篇渢渢可誦故劉世多賢婦歐陽氏自文忠公母夫人嫺其閫範故家多淑女太孺人歐女而嫁於劉者也劣負婉孌端靜有女操字外王父調絃魚躍弄杼鳶飛無何年垂三十稱未亡人矢志劬心左支右吾鉅盱纖眇以息其業睎翁當日倍蓰諸號戚屬困者無者阽危者案困窮數捐振之里族犇赴其廬倚為外竈誨二子諸孫嘑嘑甘白為先嘗戒曰非本非標

非微非煇壤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敬之哉子孫益
免閔以世其家操身養志一軌於母儀夫壽者體康
而娛於心者之為也心歎者氣餒外足者內怡榮衛
既暢驩洽隨之太孺人壹意於所天祥順於尊章持
一身經二物以息兒孫肖化乎賢明仁智之指而敦
行鄭夫人之姆訓茂四德而潔百行蘭幽有香玉瑩
無玷而且啬其大寶強其四衛以葆其天年雖古戴
鴦之母吞玄之女美玉之婦亦不是過而吾二舅翁
與諸表弟承宇孺人也內不攫心外不迕色勿蚤堂
而危身勿娛絪而違大勿以陰陽險夷之爭而貽憂

是康之機娛之要也奚也貞慈儉婦道也孝而箴子
道也周人有曰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
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天地之間有滄熱善
用道者終不竭子以道壽母母以道自壽懿哉淵乎
七十未有際矣子章侍母安人安人訓曰母氏有詔
彼官萬物闔八荒者燕秦楚越憐若皮毛戚埒肺附
郭家兒一子一婦可异眎之乎吾奉慈令日廩廩不
敢异眎兒兒眎四竟赤子果如吾母氏言不异兒皮
毛乎肺附乎子章駭受教盖令家大人有少君孟光
之助子章無子騫休徵之遭而且得專心力廣德意

於四方之蒼赤不敢為燕秦楚越之視太孺人之仁實弘後馬太孺人又喜佛每戒母安人當佛現日嚴持律蔵絶茹脂膻佛書曰地輪依水水輪依火火輪依風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佛體也佛體能仁也太孺人仁母安人仁子章以及子章之蒼赤依報正報即以佛法推之太孺人應物之緣住世之數又惡可歲月計哉子章會自覲還取路過家得隨家大人母安人後執兒觥為太孺人壽始從家大人令以道祝既從母安人好又以佛祝

王母段太安人八十序

蓋不佞之為理於閩也先王父是時春秋高矣進不佞而庭誨之曰孺子知理道乎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而易曰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夫老氏非知言者仁者天地之心也一歲之運陽行而薰育幾何日陰行而清溧幾何日九月物成出溧下霜十月以還而雪始降董子曰霜加物雪加空空者着地而已不逮物也六合之内東南薰育之地幾何所西北清溧之地幾何所至七閩而絶雪至兩越而絶霜則并其加空者而空之故清溧之於物夏楚之於民若酸醎之於味也僅有而已孺子之閩母少鑿陰陽以

傷天地心不佞敬諾理閩四載即亡大功緒終不敢
斃匹夫於簠簋下比出守潮家大人又申前戒曰是
王父所云霜雪不加之郡也不佞敬諾入潮與司理
王君抵掌譚理道術先王父語司理曰天有大陰有
少陰在人亦然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
歸之空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明刑其餘亦以歸
之空不佞躍然何哉君之說與先王父券合也司理
曰滇故霜雪不加之鄉先人讀易晰於陰陽之旨間
與某兄弟誦說某時方在孺未解而家安人從旁竊
聞之某今幸理於潮家安人輒援以為訓不佞曰善

我王安人之訓子也雋曼倩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
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得報則喜咲為飲食語言不
則不食歐母訓文忠曰吾少侍而父丙夜持燭書罪
人輒泣曰求其生而不得則彼與我皆母憾以今觀
王安人之訓司理眎二母何以异焉東越故事監察
有稽囚簿臬司有刑名簿而比歲幸遘　曠典赦罪
隸不佞循環稽之司理君出踣市者若干人閭左若
干人奴男子若干人女子入舂稿若干人潮人誦司
理豈弟父母而惡知皆父母教也安人以年高不及
就潮署養司理君語輒不自懌不佞時時尉之君留

家孥以養母而施母教以惠海邦安人聞之當為君喜加飧如雋母而君以三年之政博翟褕之貴以寵於慈幃如鄭國旦且莫矣明年安人壽八十司理局於官不得戲膝下為驩於是同寅何君梅君與陳將軍交徵言不佞不佞故術昔理於閩與司理今理於潮其學皆出祖父父母而不佞家世世多壽考以是卜安人之日猶尚羊之維也抑聞之安人母于王而女于段滇之有段猶楚諸屈景洛陽諸姬齊諸田江左諸王謝自唐驃信起南詔迄今為強宗而臨安判丈之山實思平遺跡語曰深山大澤龍蛇宅焉段生安人安人生司理其母兒俱賢豈偶然哉詩人之祝願也一則曰君子萬年二則曰君子萬年而終之曰釐尔女士從以孫子乃知古人之所為壽在此不在彼

康母宋太安人八十序

予既捧檄而潮陽也便還豫章過家為家大人壽康伯子子成別駕潮陽書來趣予曰某所不即拂衣去俟子來共振衣金山之椒俯睇大海子為我存老母毋兒聚匯朝伊夕耳予過鳳岡登康太安人堂納履希韝侍酒於前為安人壽安人春秋高齒八十矣予

以伯子語語安人安人曰昇日在横序米廩孺子鴈
行先子子今且兄孺子而弟之猶家督然出入仕處
子其以義裁之母恣孺子意孺子未聞處道乎物動
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退退乃藏
處之經也孺子甫動萌甲拆柰何遽言處其籍口云
云徒以老婦故老婦齒未落尚良食日含飴弄曾夜
篝火衆諸孫婦分繭稱絲戲如也頃者　天子詔諸
明經漂除毋得拘攣故侗子今且往出朋心合猶譚
理議政入而抵掌道六戚話四隱亦宛然在枌巷予
聞謀得於胸動適於彼故心得而聽得聽得而事得
事得而功名得願子為孺子之孰謀之也子章敬話
辭而之潮陽又以安人語語伯子伯子曰是毋志也
非子志也予曰毋志志也子志志也抑毋以就子孰
與夫屈子以信毋伯子嘿然無以應已而二三僚友
及諸屬邑令以事會郡庭予復以安人語語諸君諸
君雜然進曰非若是也即潮亦惡能　曰去別駕君
戎太安人所以旗覆十邑生靈甚渥也君督課捕賊
其事權昇他郡他郡取敖庾盈討諸偷兒有竊疾者
耳潮產鹽鐵橋孔道以綰轂之而搉其什一君執管
鑰以來額羨而商不羸潮盜横戈海上居城市為人

囊囊昔時飛鳥鎩翼走獸廢脚今即稍夷茇其渠未生得者　天子尚宵旰憂之君入潮而狗生氂野户不楗田不爭畔漁不爭隈摧以贍軍興軍以保軌里連鄉二三年來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緊誰為之諸下邑得枕枕上治其氓而守四竟君為之屏君惡能一日去潮哉於是伯子聞諸君語始堅決不去潮之商民大悅讙舞稱百歲諸君又晉商民語之曰是太安人令而守賛之也商民又稱太安人百歲子章於是次第其語以復太安人太安人大悅為加一七箸伯子聞而請予曰善哉子之為吾母壽也

劉母周太淑人七十序

方予自燕還也俶裝入越居無何三川　命下遷延邑屋祇供菽水姻戚合沓紛以文委筆研旁午強半壽語一日虞侍家大人母劉恭人側恭人曰兒勞劾矣文故業今又主文事何說之辭予叔太僕先生周淑人以今年壽七十兒自幼交驩嗣君孝廉固不得新一言也子章敬諾問期恭人曰憶每歲中秋後酌彼兕觥其八月廿辰乎子章敬諾問周淑人夙懿恭人曰周本姬家苗裔在漆田為著姓其長者嚴庭誥御閑女憲吾所睹記若胡憲長廬山公母歐陽侍郎

橫溪公妃與今淑人皆望者周公其覔快壻得太僕公識者謂若晉周浚人倫之鑒焉淑人生富胄習美飾歸太僕公公故諸生淑人即落靚粧脩行婦道識者謂若桓少君鹿車之風焉太僕公既貴未子淑人膏沐諸媵肅肅宵征無嘆不猶嫁諸姬女無以異已女則吾劉之樛木也春秋烝嘗即居邑城而牖下之奠公宮之用僮僮祁祁無以怠日則吾劉之季女也始佐太僕公教孝廉結鳴生儁儒共攻舉子業酒漿醢醢一呼百羞孝廉舉而公即世淑人又以身為父師督孝廉枕心希古黼藻百行以故孝廉大有譽於四遠躍馬疊迹朱輪累轍以繩繩太僕之業可跼足須者則又吾劉之孟陶母也淑人懿徽不盡是是其鉅者禮極中閨教裨陰訓兒司教三川三川女婦有貞專淑媛猶得入彤管之書霑良史之筆而矧其在戚屬矣子章敬諾居無何溽暑既處玄鳥且歸秋冉冉仲矣家別駕兄凌雲介其二子應龍應某來徵予言為淑人百歲祝應某者淑人子壻也予乃言曰徵二子之言之也章故願有言雖然章即有言則惡能有加於毋恭人言二子請問恭人言予一一以恭人語予者語二子二子還報別駕別駕曰善哉劉恭人

之言周淑人也父師孝廉則義方成矣蘋蘩公宮則明德馨矣葛榮樛木則福履將矣掩華敦樸則質行章矣生自名閥則徽音裕矣從容陰禮婉娩柔則有一於斯足以千載而況其兼至乎此劉子政之所樂采而杜元凱之所肅紀者也吾弟其次第書之吾將持為淑人祝焉子章敬諾

宗伯母曾孺人六十序

齊杞梁妻曰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倚父夫在倚夫子在倚子豈不謂陰陽殊趨男女二行陰雖有美含之弗敢成哉生男如狼猶恐其尫夭夫而倚尫也生女如鼠猶恐其虎婦人而無倚虎也不佞謂此特道平日耳脫稱未亡人黃鵠嗷寡失其故雄有子尚鷇羽翮未張方是時倚夫乎倚子乎故其植志在貞其執行在忍強無所倚如夭夫而後可以濟難以亡負於所天而其執其道所夭夫鄙難婦人脆於志窳於心易以邪開一難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二難曷弟利其訾隣里榮其色父母憐其艾百誘千劫重垢蔑室梁鴈高行董威禮宗不無也三難先王之教不明世婦外不耳保母傅母之訓內不目女誡女憲之文四難疾風勁幹狂流砥柱夫亡子孱乃見貞婦嗟

哉誠難矣予宗食指不下萬人內政肅穆代以賢節著稱若今梅浯天穀弟母氏曾孺人其一焉孺人出龍丘曾為邑聞家年十六笄而字梅池君事尊章奠行婦道勤不告勞閫以內悉倚辦孺人梅池君亡內顧脩什一之業而息之視先人產日益拓像孺人方盛年卒然謂梅池曰君未有息妾免不孝宗祧之謂何人且議君牽於帷牆非妾所敢承也竟市侍兒膏沐以羞於後室無幾何孺人舉穀人謂不妬忌則子孫衆多孺人有焉又無幾何梅池病革孺人泣曰君病病即不可諱妾從君乎從孺子乎梅池曰子無愛於死無所愛於我孰與愛其死以愛孺子之為愛乎大也孺人敬諾積心愁慮拮据辛歷以佐穀學書者夜徹無姑與息稍長詔出就外傅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今方富於年乘螭駕虬以須扶搥人謂略設出於土皷篆籀生於鳥跡孺人以焉孺人以今年正月壽六十矣會不佞出守潮陽過家為家大人壽已登孺人堂對兒觥為孺人壽首歌樛木宗老曰奚也不佞曰孺人壯齡開膝門為宗祏重是穀所繇植也次歌栢舟宗老曰奚也不佞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斤斤三十年臨薄冰以待白日即共姜奚以讓焉終歌閟

宮宗老曰矣也不佞曰昔為令妻今為壽母既多受
祉黃髮兒齒是子姓所祝曼壽也禮竣不佞次序為
說而因有感杞婦之三倚孺人若無所倚世婦之四
難孺人若無所難蓋吾吉之陶嬰吾郭之桓嫠足明
風烈而昭彤管矣孺人進穀而語之曰寡婦之子非
有見焉不與為友意者孺子今可倚乎不然而何以
辱大夫姪一言為老婦重也不佞聞之曰女知莫如
婦曾孺人之為吾家婦智矣夫既壽其身且昭其子

樂山吳長公七十序

吾郡曾公之為海陽也茂德所綏每察擇長年處逸
休勞不倦當此之動大抵體乎余不佞得交海陽士
甚廣聞有吳長公前郡大夫舒公以賓禮禮之矣曾
公則以懷民為一輩務得人宣明教化如吳三老等
不再延擇何以風謠俗復以賓禮禮之及化條行察
擇方正有護者為約鄉佐推擇吳長公復以伯落長
之禮禮之無何直指蔡公行縣察擇耆行最高者八
人人給絹一疋首給吳三老學林稱直指君暨郡邑
大夫之推舉四面風德是謂軼迹吳長公應命為知
者者是謂持起以布衣柔履之士受上人知見器重
焉由是邑之士民莫不閔免如家至而日見之明盛

治之所隆也海陽士對余稱吴長公孝父甚篤内外
脩飾弟吴次公早世一子從文方在髫中長公欲遂
其功名令與子從章俱學既而為郡文學員都試首
名里人謂長公遂之有名也賈於吴閩樹價通都出
言以副情發號以順時諸賈人為之不二價者數十
年人稱長公有韓伯休之風烈焉以父先逝遂謝賈
事家居奉母日嚴不離左右凡廿年外母無子事外
母如母卒之日載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畢無務
振施人之窮乏時過無宿麥則出囊中錢貸之多此
類數為郡邑大夫所推擇然不以見推擇為高若力

損退闔門養性不治榮名以是俗則危殆以依世則
滿讕不卑不亢是吾師也生平躬服節儉至晚年絲
衣不敝革鞜不穿土事不文木事不鏤惟宗信義以
訓迪里俗若吴長公謂之謹厚長者之行與非也今
年八月廿四日長公春秋七十之辰其子婿王大元
方燮曹願中外孫王道輝介吴君瑞穀走書燕中屬
余不佞之言以壽瑞穀則向稱長公於余者又稱長
公之子太學從章從子文學從文為世其家文雅質
行里所推重今余之言不亦有徵哉而壻則曰外父
視兀等子視之也外孫則曰輝幼失怙撫於外家外

大父視輝孫視之也惟惠之揚扢之言以稱觴為少
報塞萬分焉蓋人情恩深者其義謹愛至者其求詳
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嫌今聞長公為內外所誦祝
則曷壽期願可右契俟也世人諒不足而談有餘者
比比然聞長公為人言若不出口容若不勝衣而質
行朗徹為上人所周知內外所誦祝若此詎覃為邑
三老今　國家輶輪徵請得若而人其長厚之風潛
助於治化靜靡談而敦實行所裨益豈不大哉余不
佞為此言時曾大夫以入　覲亦在燕中遂正於大
夫亦以孔子有言為政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而終
交致之焉

贇衣生粤草卷之四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記

六虛堂記

夫道一生二二生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伏羲氏則
而畫之曰六畫分陰分陽用柔用剛曰六位道有變
動曰六爻擬諸形象曰六龍吾夫子以其不可典要
曰六虛揔之非六也三才之道也無聲臭無名象虛
也而未始虛也富有而大日新而盛實也而未始實

也實而虛虛而實是乃所謂道也天之蒼蒼參廖無上玄冥無下盎然虛者非邪而孰為之盎然邪地之滇滇注焉不滿酌焉不竭曠然虛者非邪而孰為之曠然邪人之惺惺喜怒哀樂之未發忿懥好樂憂患之未有所湛然虛者非邪而孰為之湛然邪就其盎然曠然湛然者名之不可謂非虛就其所以為盎然曠然湛然者名之不可謂虛老者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此老氏之虛也而歸之無無佛者曰離者無身微者無心執身為身者則有身礙執心為心者則有心礙此佛氏之虛也而歸之空空詞章之儒經籍深富辭理遐亘渙如江海鬱若崑鄧自謂濫侈葛天推三成萬實其腹以今古而竟流於淫詖刑名之家儲說倒言入觀五輔薄仁義羨富強盡思慮揣得失挈前言而責後功自謂其實利便於人國而竟流於慘刻是四人者虛者虛矣而惡知所以虛實者實矣而惡知所以實吾所謂虛此六者也陰與陽柔與剛仁與義也不有六則無以受一不有一則無以成六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此虛虛實實之說也顏子仰鑽瞻忽幾逃老佛之舍而夫子以禮文實之見徹卓爾子貢貨殖

猶然多學多能之見至於千億屢中中充也滿也已
墮於世儒之塹而夫子以顏之屢空惕之空虛也故
顏之學始於如愚終於若虛而非賜所敢望吾師趙
瀫陽先生起東浙慨然以斯道自任子章弱冠受學
於燕先生嘗告子章曰人之一心無時不用亦無時
不止如太虛之體流行於旦夕瞬息間而未嘗有也
又曰幾者動之微先道之終後天之始也辨之而早
不離乎天失之不察遂向乎人流行而無有者虛也
幾者一而實也盖宛然聖門虛實之旨先生在詞垣
以不得於時相出臬東粵已拂衣歸金華天啟斯文

付之六洞虛明玲瓏盤紆豁徹舊三洞名白雲紫霞
湧雪僧堙其三未有名至是悉屬先生先生誅茅結
廬其間顏其堂曰六虛會　詔召先生入備顧問而
于章侍堂中先生顧謂子章記之嗟乎宇宙大失所
謂虛者豈第六洞自六而百千萬億兆京正載何適
非虛而要其實則一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五達道
三達德之行一也生知學知困知之知一也安行利
行勉行之成功一也為天下國家之九經一也佛老
空無其萬而并空無其一故間禹於五際而窒施於
八埏辭章刑名之儒綢繆其萬而名闇其一故翺翔

於蓬蒿而絕望於蒼溟此聖人之所以為大也虛而為盈難乎有恒故虛貴盈也山上有澤虛以受人故虛貴受也不盈不受是曰不實而何虛之貴為雖有千雉之城士民不備薪食不給方楯鐵銛不稱則守陴者泣雖有萬斛之舟櫓檝不利綃縴不長旌旗帆帷不設則御風者疑此亦虛而不實者之過也昔者周元公之言曰無極而太極無極二言始於老子安得曲為元公諱碩元公意曰無極非虛無也而太極故能生陰生陽以生萬物故又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曰真曰精曰凝此吾儒之實非老氏之虛也當時門人未能深惟其旨闡明其說而徒以溢建安鷲湖之紛員先生以六虛名堂豈無一而實者為之貫乎而令異日登斯堂者疑於先生之旨若後之紛員於元公吾黨與有責焉子章不佞請得以虛虛實實之說明之至於巖洞丘壑之奇户牖綽楔之義今曩通塞之繇詳在同門汝南王太史胤昌記中不具論

願豐亭記

水一也三代而上不以隄隄之亦治三代而下不以隄隄之不治則曷以故焉時也鯀迷於時而息石於

鴻水氾濫之日故績用弗成而决排鑿辟待於禹興賈讓迷於時而欲施禹績於鴻嘉之秋徙民决隄猥云上策亦竟托諸空言時乎時乎其微乎不佞反覆惟之時者天也天者人也三代人徒鱻少疋夫百畆田足於人捐其卑濕以予水不與競尺寸之地何所事隄吳楚秦漢而後生齒既蕃聚落日侈田不益甽民萌穫穫勢不得不疆理其卑濕為田以澹人而又不得不隄防其犇湍以衛田嗟乎此後世之隄所以日崇也猶之井田封建秦以來不得不阡陌之郡國之也　明興隄防之繁莫甚於今高寶維揚達於徐沛遥隄縷隄老隄新隄隄之上有亭自鰲極以下不可名數此其隄與亭之鉅者　國家受漕利而坐享百萬艘以訾軍興其明効可睹已我潮蕞爾辟在東嶺沿河治隄自宋迄今長岐城北南桂登隆東津秋溪上莆下莆在在而隄郡以上崇岡複嶺田多在嶺逕河壖河水自大埽程鄉三河而下如建屋瓴埶直射田郡以下百里外南臨裨海海水潮汐寖灌雄風捲浪醎水湯汗厥田不秋遂成鳥鹵故内隄防河以亡受其迅流之射外隄防海以拒其鹹流之入潮之隄如戶樞楗如身韁裘楗不下則盜入之裘不重則

寒侵之隄不厚則水齧之其可以死一也萬曆十一年夏惠陽大水漂自長樂濫於海陽兩河隄畔崩塌潰決不佞秋以試事入省冬以　覲入燕未及築砌而去同知何君署郡篆日惟隄是棘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乃自負薪塞其隙實令下甫旬百姓驩趨起竹篙至滻溪共長若干丈濶若干丈衛隄以內田共若干畝不獘官帑崔然石菑公乃築廟其上以祠水神築亭廟傍名曰願豐意以隄固則水不盜浸水不盜浸則田不殫為河田不殫為河則民得稻黍菽牧其中而樂其室家嗟呼公之所以為潮民摯矣明年夏水自惠來如故而潮無逢其災害兩岸堅隄垂垂如長虹南東畝其歲歲冬公病漏枕枕上二月餘潮民扶老幼襍然禱諸城隍曰公壽吾潮奈何以吾潮死公公僊渠之漏止泛溢不愁吾民吾民聽公病漏不一救藥無德不售矧是父母已而巫者醫者僉曰公亡恙民大說又明年春公病瘳不佞衆公及別駕梅君節推王君守備將軍陳君泛舟韓江登隄亭酌兕觥為公壽酒酣公起賦甫田不佞賦大田公謝不敏不佞曰是役也太守事也公代守以福潮民而守代潮民以祝公釋詩者曰曾孫以我田既臧報農夫以

介福農夫祝曾孫享祀以介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
賴相報者如此匪隣之水曷以昭公明德匪公病曷
以見匹夫匹婦之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當之公名
敢復鬱林州人以司馬郎謫治潮其豐吾民甚夥隄
其大者故不佞為公大書以紀諸河之堧

重建漢壽亭侯祠碑記

世傳漢壽亭侯關雲長當戰陣中手左氏春秋不釋
夫春與秋天也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春
出陽入陰秋入陰出陽故常一而不滅一而不二者
天之行也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故曰天無
二日民無二君侯之言曰日在天之中心在人之中
心在人之中忠也持二忠者為患患人之忠不一者
也故不一者患所從生目二視則盲耳二聽則聾左
手畫方右手畫圓莫能成人況一心事二君者乎侯
學春秋一心於劉氏其肯微矣東漢日落當時與侯
相周旋者三人玄德中山裔故兄焉後臣曹氏弑后
王魏去洛遷許僭加九錫孫氏席父兄据江東因而
自王萬世而下誰不知右孫左曹而侯獨不然廬其
廬食其食報效而後去赤壁之戰老瞞氣奪華容相
遭不發一鏃么麽仲謀若乳臭兒講昏不可索荆州

不可侯豈賢世之姦姦世之賢者哉侯自負重矣侯惡知玄德惡知曹孫知漢而已臣玄德非臣玄德也臣漢也曹生侯并貸玄德妻孥非生侯也生漢也荆漢土孫氏以為堅策土而自張官置吏侯以為奪漢也故怒權而予操而權卒奪荆而襲侯非襲侯也襲漢也權於是重得罪天下後世而操輕矣朱子曰人皆知操為漢賊不知權真漢賊孔明先主正做得好時又為其壞了豈非謂麥城之役乎春秋傳曰重為輕輕為重濟桓之立弗受之先君刃弟子糾罪亦重矣然而知三酌管仲以自覆蓋不背要盟以自湔浣

春秋予之此重而輕者趙宣子世大夫也穿弑靈公宣子亡不出竟返不討賊春秋誅其忘晋書曰趙盾弑君此輕而重者春秋予桓侯予操春秋誅盾侯拒權其法一也嗟乎侯於春秋深矣潮故有侯祠在衛東角湫隘喧溷南海陳將軍經翰守備潮州謁侯祠嘆曰噫非所以肅明威而薦抱蜀也卜地於衛左長若干丈横若干丈餙材鳩工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已事於某年某月日中為祠祀侯左右為兩翼前為池梁其上以通於門會不佞自　覲還將軍屬記不佞并請題其廟題曰漢壽亭侯祠一切武安壯繆等

號捐不書嗚呼繫侯於漢庶幾明侯之心而毋盭於春秋之旨者與

程鄉縣凌風樓記

子章讀文信國公集宋氏之季公提勤王師出入江閩往来梅州後繫燕獄追往憶故至集杜句眎梅州不無并州之嘅焉其言曰予至汀汀兵非素所拊循冦兵自賴自劍交予引兵趨漳謀入衛漳潮道阻乃入梅州時麾下頑不循法斬二都統軍政一新而系之以詩樓角凌風迥孤城隱霧深萬事隨轉燭秋光近青岑嗟乎公於梅何卷卷也公自麗虜難毀家從戎及至梅毋子兄弟始相見時弟壁知惠州毋夫人遊二子間處之怡愉公自梅復潮趨潮陽以及五坡嶺之甌始浮南海嘆零丁說皇恐以成仁于柴市而公為趙氏之念至是始畢則所以成公忠孝大節梅與潮也公得無意於吾潮乎沁園春詞沛塞蒼滇至今留鎮東山而梅州廿言即郡縣志脫畧不書何也萬曆癸未余繇

覲還越入羅浮聞程鄉諸鍾賊亂趨榜人絶龍川至則觀察鄭公業已討賊剪逆扶傷拯死拊輯黎甿招徠齎從予與司理王君國賓及錢巫穀受鄭公方畧布嶺之東四遠日縛其未盡殲者

繹至月餘程大敉定因念公所云梅州都統頑不循法以今觀之豈其習俗倡亂從昔以然耶形家又言城南門抱負少詖門外河流湍悍失其故道是用梯亂予登之悵然因摘公詩樓角凌風迥之句顏之曰凌風樓嗟乎退之守潮而潮趨文周元公提刑入潮而潮知學豈必易民而後化哉顧子瞻一記韓祠逾光元晦拙窩數語周賦始顯公駐梅日久其忠義之氣豈亡過化於此鄉者莫為之後如子瞻元晦今過抑不自志乘莫載予故刻公梅州篇於石以配潮陽東山之詞而借凌風二字貽之樓角俾程鄉民萌過此樓者得亡迴心滌慮激忠赴義渝祓其所為不即於二都統與諸鍾之淫而求亡負於公如潮人之向文學日鑄陶於韓公元公者邪夫風氾也其氣博氾而動物也細則細夏則夏渢渢而決決則渢渢而決決莫得而違也公靈爽凌厲風雲予以公之風風程人辟之明庶逐寒而閭閻排暑也瞬息周八極豈第四竟昔予視摧真州於公度江處葺大忠祠今來守潮上書督學大夫請公及同死義者入祀名宦而況梅州又公生所注屬之鄉假公片語以褫庸回而奪之魄挽澆薄而趨之醇或者其在此樓乎毋令程義

化獨專美故乘可也

重脩養賢堂記

昔者孔子之言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孟子亦曰士能亡恒產有恒心民則不能此特為上智下愚設耳士君子而下民小人而上智可令愚愚可令智是曰中人天下惟中人為衆窮則小人泰則君子多賴則士亡所賴則民先王知其衆不可以力勝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令亡迫於窮苦以亡失為士君子故其制祿自庶人在官者得代耕上至士大夫卿遞遷遞隆凡此皆以養廉恥而遠於奇衺消其養生喪死之憾而成其為社稷廟廊之器其長恤人才之意如此　國家設官頒祿賑恤前代寖薄而郡邑之士廩於學庠庶幾類宮米廩之遺邑士半於郡制二十人　高皇帝意若曰之二十人者幸為士君子履約而裕智慮益粹自不幸而民小人吾恤其饑寒久彼將有所訾而不大獷噬吁嗟乎愛士摯矣泰和在廬陵稱忠義文獻區二百餘年繇廩射策取高第比比可數蔚為碩儒顯為名卿故會食亡所嘉靖間邑王侯刱尊經閣出餘植建廩堂當時會稽其事屬族世父元暢子髫時猶及聞之歲乙堂圮隆慶間邑

其侯葺而斥之中為堂顏曰養賢左右為二楹前為門後為講舍共橫若干丈長若干丈丁卯予從諸君後講業其中已巳奉　恩詔入國學堂尋圮萬曆壬午邑尹侯來治西昌度貞廢舉留意絃誦捐俸出鍰伐材重搆閎于故域覩于舊制而屬其事二尹陳侯又不欲泯前侯意仍厥堂名而屬其記予其子其謝不敏諸君以昔共講業故婁趨之子章曰子讀孔子序易卦其言養者二曰物稺不可不養故受之以需物畜然後有養故受之以頤稺也者微也辭曰蒙以養正畜也者大也辭曰聖人養賢我是以知其正也乃所以賢其稺也乃所以畜而其需也乃所以由頤與頤之權在君而需之實在我故又曰頤者養也需者飲食之道也此道不明不行世鱻知味士立橫序中糟粕詞賦沉酣制科其託而逃焉者掇拾浮屠醉夢玄牝一得志三人者貪饕聲利埒如也夫子樂疏食水飲曲肱浮雲富貴豈徒自傷所遭不幸為萬世示飲食正理需道也伯魚顏子之坳在攝相後官日久仕日膴亡能厚二子壅則疏水曲肱聖人樂之終身焉耳今士大夫蓬累而行猶閔免自好得時則駕朱軒軿馬相望道涂璇房綺室貯以靡曼而猶曰吾

榛為之其將誰欺乎此於飲食之道自相叛戾即業食太官甌鼠耳其誰曰賢天地不為宇内私一物故能養萬物賢者不為吾身私一物故能養萬民故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此需順之旨也漢人之諺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嗟乎其獘豈直漢哉子某先諸君而出尸素吳越狃恩十有三年惴惴焉戴不肖之容以附於賢士大夫之林重為吾邑忠義文獻之玷故推廣養賢之說在先自養正與諸君子交淬礪焉

平遠縣開新河記

平遠非故邑也而邑於茲且二十年所逼於盜夷其窟以為國也昔也圮地今也家邑邑依民民依食夫民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苑不食則不能活五穀盬筴民之司命也蓄賈游市民之通施也而平邑詘焉水絶壤斷舟輿為梗不得曰衢國地十分山得其七而田堇堇者三又率再易不得曰饒野東距南海禹於羅浮西距澄海阻以程江去賁泝者二千餘里不得曰海王夫為國者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故今為平計亡若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而通施之執

在水陸二衢陸則民苦於任擔而艱於林藪一夫之
力重足共朝夕水則民逸於舟楫而力紓於澗沚一
舟之載足以供十人故使吾民為登降之萌也孰與
使為菹澤之萌也此平邑新河之議所由起也予壬
午春入潮時照磨廖汝栢署邑事以父老議聞予甚
韙之民方剸耜耒趨芸壅不給秋予入　覲郡丞何
君敢復司理王君國賓覆議上之觀察鄭公公報曰
可出鍰金倡之平民子來雲集廖以憂去令令黃君
郁桂來督典史張廷章日夕開批徹壅通堙遂竟厥
工河起東門青雲橋至石窟會濂子渡入三河凡二
萬三千一百餘丈鑿湍峰梗險凡三巨石開烏戰眼
紫葛藤石頭橫石楊仙楊船合溪七里犂壁沙石凡
十灘遡地防挑浚土石凡七千六百六十七工會費
勞匠募民凡二百三十餘金經始於萬曆十一年春
正月已事於明年三月凡四百四十六日觀察公復
令造官舫四置守者二以代郵遞守道韓公行縣復
命鑿大峯劍門二灘以夷水道平民爭以輕舠試新
河水溜石坻沙漂壑漱往來如織一切貨賄俱從舟
載虔汀商賈絡繹湊合平城不路而民雍於衢不海
而鹽溢於釜不野而穀周於廩壘嶂深箐莫礙舟楫

恒風淫雨市不翔踊民力逸而國用饒則河之為利博也河既濟予適從　覲還黄令来謁以工成告且徵言以紀其事予讀河渠書李冰守蜀鑿離堆穿二江渠皆可行舟百姓饗其利西門豹為鄴令鑿十二渠民少煩苦不欲豹曰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弟思我水之為國利其較著矣平所足者山所不足者在田與海是渠就則山之利如礦鐵薪蒸得從渠出他國田海之利如米粟魚塩得從渠人以羨易無以逸代勞平即界萬山中通財交殷猶樂國也且平之民昔時斬木揭竿甘為盜者又惡知非以米塩不通施無以延其司命而掠之他竟乎故是役也不獨通商[illegible]引灌溉而并以塞盜源此其所急於民者猶在蜀[illegible]鄴上其不佞會　覲去無能執役坐享事成則無愛一語以書藩臬二公之伐昭郡邑諸君之勤勞父老子弟之辛苦而又以告後之吏民時時沒之俾勿墮嗟乎此亦賢者之法式不可更也

海豐縣新開楊桃嶺路記

越嶺東之多盜也豈獨其民獷悍哉蓋亦山川若為藏焉藏垢内穢者地也湔祓其垢穢而疏瀹之者人也彼地即辟逖設為官司治之設為城廓衛之設為

市巷門渠通之設為野涂以達其道路道蹈也路露也蹈且露即野之横行徑踰者禁而山川無能為蔵鼠社狐城鹿蹊馬跡足脛車轂緣踵而踏之故道路之設豈第便往来所以破山川之蔵而攻姦宄之實也周官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惟有節者達之先王之意微矣趙佗將自王語其下曰盜兵且至急絶道聚兵自守漢擊呂嘉先開道於牂牁越嶲曰此制南越一奇也故越盜多好徑負道之險而制越盜者莫急於開道以夷其險

海豐越劇邑而當惠潮之奏盜寇潮潮急之則走豐之西合惠黨以拒潮佗日寇惠惠急之又走而之豐之東以合潮黨而拒惠若楊桃嶺一帶故逋逃藪也嶺故有路下達惠廣上徹潮漳亦豐之劇旁乎鑿於漢塞於孫吳通於晉明帝之六年而自六朝以及唐宋元大盜据為堅窟　明興政教旁羅訖于海隅景泰間運司砌驛路大蹊亭礎猶存蹊與嶺連逓通逓塞正德間邑令楊君繼榮始甃楊桃嘉靖末盜起復塞行人從間道繇新嶺康坑南山抵觀音堂絶江日莫苦亡舟楫露宿壍次盜遇而收之如委饑虎今

天子神武芟夷群盜豐民始復循陟故道頗狹者蝸角迴者羊腸崛壘者竈突峭急者鋸齒或起或伏者雲騰而波湧山榭巀嶭中洞外逼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俯瞰翠微如身歷紫虛令人亡不目眩舌橋而卻前步良亦險矣已郡丞廖君憲邑令王君惟翰後先增葺稍去其甚萬曆壬午姑蘇黃公時兩縣比部郎出守惠州期年政平化通下令除道而豐父老以楊嶺道梗狀聞黃公乃捐適金檄別駕木君某董其役未竣而予同年陳君汝鳳來令是邑批巖突砥逆拆伐石築土程日覈工盤紆二十餘里列樹置亭五達六達比于康莊陳君謂是役也不可無紀而屬言于章在易有之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解之者曰安行也楊桃為戎伏自漢晉到今矣刈其榛莽排為方軌高陵既升戎將焉興此最得周官司險之意而展車馬通商賄其區區者先王之教曰司空視塗司寇詰姦夫塗之視也而亡不姦之詰也五嶺目惠潮曰慭國惠潮目豐曰逋數茲路之闢豈直幸惠啓厚齒固指完臂健所以幸吾潮者侈也陳君柔惠鎮定子章故兄事之茲守潮幸與之俱又幸與黃公俱而黃公有直質而無沈心恒示我周行子章亦

婉以從令和安而好敬昔東海徐吾借燭隣婦夜與合績子章不佞無能為公裨而以隣故坐受事成則亦時時為公徐吾處下去後一埽陳席焉

浣溪五祠祭田記

古者天子籍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下而卿大夫有圭田以祀其先惟士無不則亦不祭故祭田者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吾宗自唐中丞祖以來食指幾萬人州處萬安泰和之壄相距四十里每小宗有祠祠有田以共鬺亨具薌萁徼田靈於先人毋敢後時不舉若浣溪五祠祭田今叔

喜始益拓之五祠者何祀始祖興宗分祖季實高祖定軒曾祖傅巖祖大川也五祠之子孫夥矣何喜以一人田喜儒且貧矣何能以一人田嗟乎此喜所以為孝也喜父崇簡性俶儻高譚濶武急人厥難解其紛糾不契契什一之業家用旁落毋張孺人少宗伯衡姪女也申禮靜志課子詩書喜由是勵力於學丙夜不休歇頓牛衣蝸廬亡以佐饔膳出為鄉塾師籍菽藜怡二尊人年廿九又為文江人師父坳哭痛殮塟一繩於家禮服竟始以毋命娶李氏亡幾何李坳喜年三十七矣自以毋耄且嫠婦殀亡依不忍其塊

處也辭文江弟子又為鄉塾師母子呴呴明亦不離
八年所而母又坳喜合塋母於父遷妻李附焉服竟
乃曰老母在喜身不敢遠遊今得脫然馳四方矣遂
之潯陽為潯陽人師五年來歸曰吾年五十有五不
幸罹痿疾非淳華莫起吾已矣恐去墳墓填他鄉溝
壑又為鄉塾師會稽前後所得贄儀共六十金或曰
君未耄貯而息之與時轉貨可高訾喜曰吾勿貫市
或曰君未有息營數畝將自老焉喜曰吾力弗任耕
天譴不孝靡似靡續昇日者夏礿秋嘗將屬之誰乃
捐金市田若干畝助五祠祭立父母主於席側族人

憐而允之喜曰未也族憐而允我者寧石人乎聞之
郡縣聞之直指邵公公異而旌其孝今邑侯王公復
上之觀察公批鐫碑於祠以永孝思喜曰未也石不
可泐乎吾聞之不朽者德其次莫如言文獻不足夏
殷亡徵吾將句言有道勒之貞珉是先人無祭而有
祭喜無子而有子也於是族伯博士脩業先生為具
仁孝永念號聞之家大人家大人命子章記之嗟哉
先王孝敬之教不明於世士大夫愛存慈著之忱不
展於宗公賓朋殷勤高會倡樂挾膳提醪不辭千金
而經祠世室窮年不得一商脡之饗其貧而無賴者

斬丘木鬻祭器市祀田以衣食其身而燕越其祖叔喜愛父母而豐廟享籍祖宗以存親禩其為謀動且摯矣語曰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草水出神魚而喜至痿其體弗克舉子奚也彼所以為子者大也羊舌之鬼餒矣而叔向之賢存中郎之女胡矣而華顛之文存道生佛生之旣慘矣而信國之烈存所存存即子也而况喜以孝存乎夫孝也者施之後世無朝夕者也

惠州府教場振武堂記

夫兩軍相壘人各懷鬬心士競含生氣而卒有一敗敗於其所不便而死於其所不習夫其所以不便且習者豈獨其卒之咎坐於將卒者之教疎也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伏鷄搏狸乳犬犯虎夫何幸之有　國家兵制二百年來盖三變云始郡國制衛所領以百夫長千夫長統於萬夫長其弊也紈綺弱將旄倪充伍一變為民兵廩於里甲隸之有司其弊也比肩厮輿駢足鄙遁闇於干楯無補城埤再變為召募半四方亡命者郊壘多壘稍籍其勁悍其弊也恃力驕主馮衆脫巾徃者辱鎮臣於錢唐挾總帥於西川朋徭賊於東山其無賴於國何以异閭左民兵

而說者胥咎其將之無教深哉乎其言之也　國初
郡郊各設教場以訓戍卒比者召募成行主將往往
即其所簡練之惠州故有場在西郊亭堂蕪塌帷幄
風雨萬曆甲申叅戎洪將軍至謀於郡守黃公曰古
者四民雜處則其言咿其事易矧在五兵兵之設也
春蒐振旅秋獮治兵同居同游同樂同和故夜戰足
以不乖晝戰足以相識今教有場矣而臺壘不設目
耳不一非以成威神而肅斧鉞也黃公謀之郡丞鄭
公別駕馬公司理孫公僉韙其議上之巡道鄭公守
道韓公報曰可乃朋心協訾庀工鳩材築臺中廣若
干尺長若干尺臺前建若干楹中為堂顏曰振武左
右為兩翊前設二壘以崇牙旗喧鼓角臺後為後堂
經始於某年某月已事於某年某月會子章以考績
入會城道惠陽二公出郊祖餞謁余一言紀之余惟
教者訓練之謂也振者奮揚之謂也今之教且振者
不過曰旌旗旛麾之節金鼓笳笛之聲縵綸籠轂之
飾率然招搖前却左右之應如斯而已居亡事威目
威耳廩不可犯猝有急坐漏舟中伏燒屋下耳安所
得勝兵而用之聞之司馬法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
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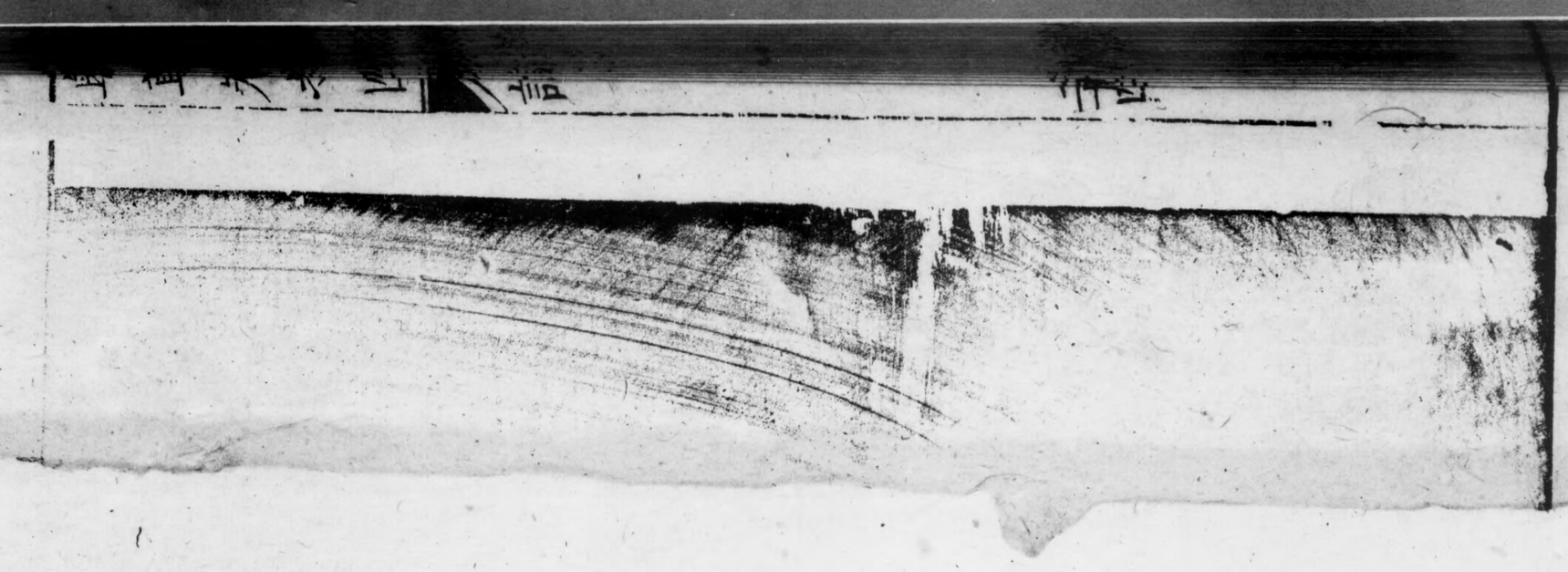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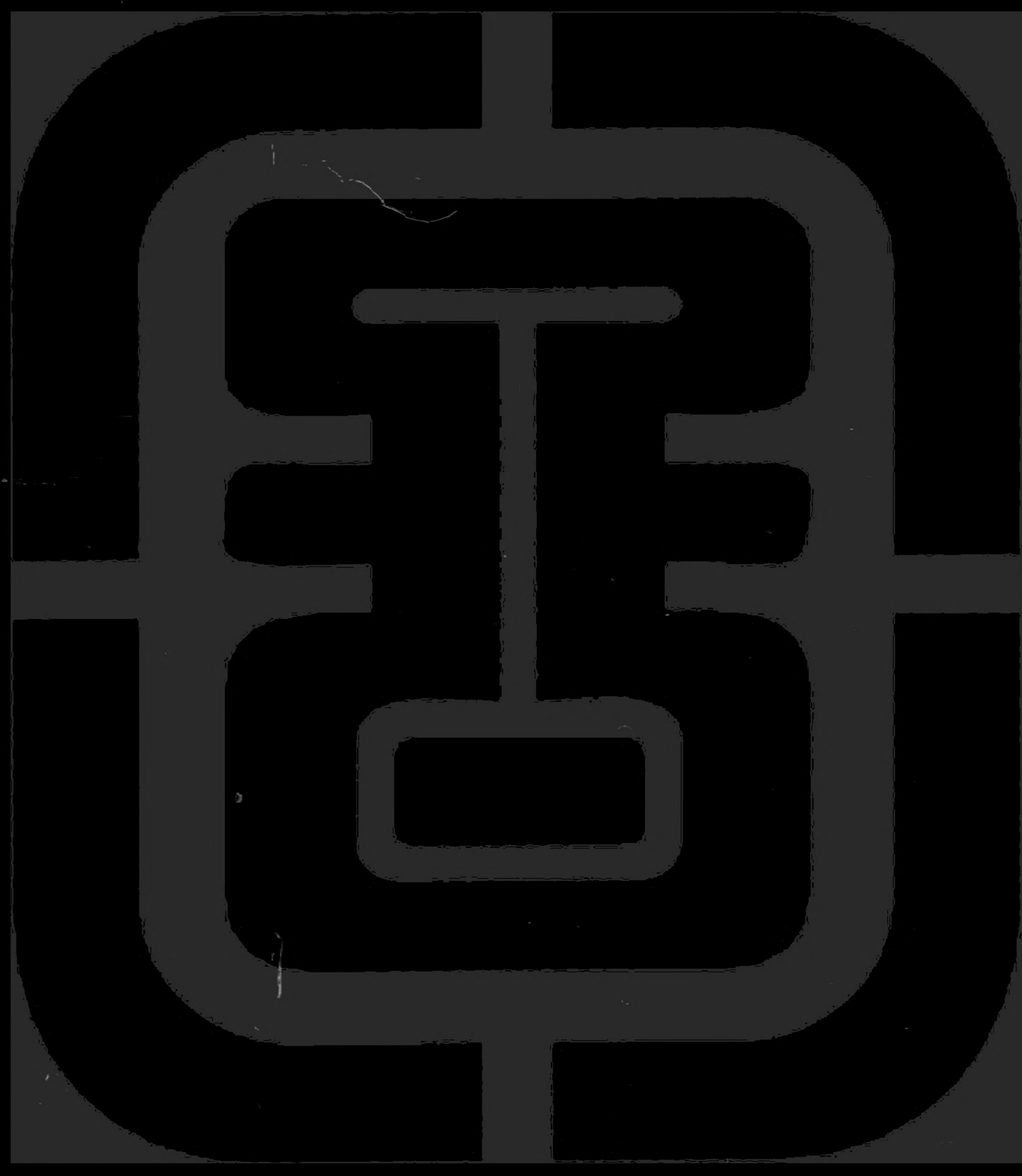
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每變皆習乃授其兵今所為一人者誰乎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微哉微哉勝在不可知今將而知微者誰乎蓋其學也乃所以為教未有不學而能教也者其微也乃所以為振未有不微而能振也者此大將事也洪將軍起家儒生魁武闡予嘗得其試策讀之說詩書敦禮樂蓋庶幾學而知微者頃者程鄉之訌醜類悉殲渠率未獲守道楊公以義激將軍將軍軫輔車之急授計左右驅萬山中折其首以獻 天子潮惠千里草墾再敕將軍之教肅而武振類如此召募即悍亦惡敢恃力衆以傲將軍异日者臨大敵剪鉅寇吾知惠陽一路皆便且習者吾潮亦永籍蕃蔽哉是時黃公方建文昌祠以州處諸生而復相將軍建振武亭以耑治五兵蓋合文翁龔少卿治蜀潁川兩施之惠陽可不謂總文武兼剛柔者哉黃公名時兩姑蘇人鄭公名天佐閩人馬公名伋孫公名鳴教俱楚人洪將軍名夢鯉亦閩人

北海祠祭田記

記曰圭田無征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而又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王制亦言大夫士宗

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則知圭田賜也士無圭田者亦多矣而一廟二廟一壇之制適士官師得祭於廟霜露既降雨露既濡悽愴怵惕之心得饗於親春禴秋嘗夏礿冬烝時必不可虞而脩宮室設墻屋備百物非田莫與辦此近時士大夫家祭田之議所繇起也循圭田之遺也余郭游溪為邑著姓自二節婦以來至封大理君始著大理四子長福州衛知事仁次進士按察司副使仕知事子鵬以援例授益藩引禮舍人引禮子堯臣繇邑庠生授京衛經歷京衛子子聰繇邑庠生授都司經歷嘗捐腴田入忠孝堂

為義田以訾封大理君支裔具載曾中丞魯源先生記中經歷為諸生時與予同横序其為人急大義而親親守天之聚而施於宜當京衛存日專建祠祀引禮題曰北海祠北海者引禮君號也京衛易簀長安舍中絶口家事遺勑經歷撥田贍北海祠祭以其餘課北海支孫經歷捧讀感泣恐坊先志益推廓而增大之捐泰和信豐二邑田若干畝供春秋祭若干畝給泰豐賦若干畝贍塾師束脩款約宁首舉是三者次昏取殯塟次疾痛醫藥次丘壟封築次酒漿毛粦次滅獲衣食詳不苛樊簡于疏濶儉不嗇固費不恣

太籍令北海而在為子孫之畫無以易此孝哉經歷
承考幹父而昭祖烈即匪圭田之賜世世萬子孫食
之矣經歷復慮後死者闇於敬宗收族之義而越越
焉刀圭尋尺是競特屬于記之石予嘗讀南山矣疆
埸翼翼黍稷彧彧與我尸賓壽考萬年又嘗誦大田
矣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以享以
祀以介景福夫曾孫之大田與南山之田未必即古
者圭田而一以畀尸一以享祀則知受釐者祭成祭
者田古賢聖莫之違已士大夫家無幸而貧宮環一
畝享羞二簋犧牲玉帛不脩采服彝器不蠲次主屏

攝不位遑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北海之祀田畇畇
嶷嶷子孫世袭薦則世烝嘗世烝嘗則世壽考景福
如南山大田云云皆毖祀之嘏所必致者脫或呰窳
而荒蕪恣雅而割分倚富而吞并厭貧而粥市甚之
斬丘木衣祭服市祭器請墓地皆宗廟之蠹而鬼神
所必斥者經歷君得無焦慮而深惟乎予不佞敢以
規為瑱而日寘之嗣北海者之耳也無忘經歷之欵
約也